

辽宁人民出版社

唐宋八大家散文

广选·新注·集评

柳宗元

卷

前 言

柳宗元 (773—819)，字子厚，祖籍河东解（今山西省永济县）人，世称柳河东。从柳宗元出生到宪宗元和十四年（819）去世的四十七年中，经历了代宗、德宗、顺宗、宪宗四朝。而他一生的主要活动是在贞元、元和时期。

这是一个政治腐败、阶级矛盾尖锐的时代。8世纪上半叶四五十年最富庶强盛的盛唐时期已成遥远的回忆，长达八年之久的安史叛乱虽然最终得到平定，却给唐帝国留下深深的痛苦的烙印，国势从此一蹶不振。此后的河北，实际上为成德、魏博、幽州三镇节度使所瓜分，形成藩镇割据的局面，严重威胁着国家的统一。而德宗即位后全无制藩之策，致使藩镇之祸由河北扩及河南，由河南而京师，呈愈演愈烈之势。与此同时，由于皇帝疑忌功臣宿将，任用宦官掌握兵权，故而唐朝的军政大权被大宦官集团和大官僚集团所控制。于是，割据的藩镇和大宦官、大官僚既彼此勾结，又矛盾重重。在他们肆无忌惮地盘剥、压榨下，形成“贫者愈困饿死亡而莫之省，富者愈恣横侈泰而无所忌”（《答元九书论政理书》），即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情势，迫使农民多次起义。“山雨欲来风满楼”，受到三大豪强统治集团压抑的中下层地主阶级的杰出人物，便强烈要求实行政治改革。就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柳宗元积极参加了以王叔文为首的革新集团。

柳宗元出身“士族”，但他所属的那一支已“五六从以来无为朝士者”（《与杨京兆凭书》）了。其父柳镇只做到六品朝官。家庭的没落与社会的动乱，使年轻的柳宗元形成一种忧患意识和中兴意识。因此，他在踏上仕途之后，就与一些有志于改革的人物结下友谊。贞元二十一年（805）正月，德宗崩，顺宗即位，王叔文在顺宗支持下着手进行政治改革。三十三岁的柳宗元刚刚晋升为六品京官——礼部员外郎，与刘禹锡等“主谋议唱和”（韩愈《顺宗实录》），执掌礼仪、祭享，并“专百官章奏”（《与杨京兆凭书》），成为王叔文推行新政的得力助手。王叔文的新政，实行了一系列革新措施，一是起复贤能，进行人事调动；二是贬黜贪官酷吏；三是减免赋税、整顿财政；四是抑制藩镇割据势力；五是取缔“官市”，打击宦官弄权。可以说这每一件新政都对人民有好处。所以当时“百姓相聚欢呼大喜”（《顺宗实录》卷二）。可是，这些革新措施，却遭到腐朽势力俱文珍等宦官、强藩韦皋以及旧官僚的联合攻击。顺宗被迫退位，传位给太子李纯。永贞革新仅仅经历了一百四十六天便失败了。王叔文被处死，八个主要骨干被贬为远州司马，柳宗元被贬为永州司马。柳宗元在永州度过了十年之久的禁锢生活，宪宗元和十年，又出为柳州刺史，四年后病逝。

柳宗元的文学业绩是和中唐古文运动联结在一起的。而评价古文运动的功过是非，柳宗元的名字又和韩愈的名字并列在一起。因为在中唐古文运动中，柳宗元和韩愈是志同道合的战友，是并肩奋斗的举旗人。正由于他们的亲密合作，古文运动在很短的时间内显示出巨大威力，在历史上产生深远影响。所谓古文运动，并非具有当今那样的组织形式的文学运动；所谓举旗人，是指他们的实际地位而言，当时也不

可能有推选之类的事情。但是，在各人的心中有大致相同的共同目标和共同规范，故而在为之奋斗追求中有某些灵犀相通的默契配合的协同行为^①（参见刘光裕、杨慧文《柳宗元新传》）。

韩愈比柳宗元大五岁，他提出明确的古文理论，从事古文创作，比柳宗元要早。古文运动之崛起，韩愈确有揭竿首倡之功。柳宗元在长安时期虽有过古文创作，但成就实在韩愈之下。贬谪永州之后，柳宗元著书立说，倡导古文，奖掖后进，影响很大，茅屋柴门的愚溪柳家简直成了一个文化中心。“衡湘以南，为进士者，皆以子厚为师。其经承子厚口讲指画为文词者，悉有法度可观。”（韩愈《柳子厚墓志铭》）因此，柳宗元的创作实践和社会交往使“古文”在南方得以迅速发展，扩大了古文运动的影响，壮大了古文运动的声威。而这十来年，韩愈受政务牵累，其古文成就稍逊柳宗元一筹。总的说来，韩、柳各有其优势和弱点，难得可贵的是，他们能互相支持、互相呼应、互相尊重，从而使新体“古文”蔚然成风，各自为古文运动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尊韩抑柳是不正确的，轩柳轻韩也是错误的。

柳宗元在古文运动中的功绩和作用，突出表现在首次提出文以明道的观点。

古文运动的先驱者们一直非常重视文与道的关系。韩愈的文道观是一种道内文外和文道统一的观点。他的《答李翊书》、《答李秀才书》等书序文章，都曾阐明这个观点。柳宗元在《报崔黯秀才论为文书》、《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谈到如何写文章时，曾用简洁明晰的语言揭示文与道的关系：“然圣人之言，期以明道。”“始吾幼且少，为文章，以辞为工。及长，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为炳炳烺烺、务采色、夸声音而以为能也。”柳宗元关于文以明道的论断同韩

愈的提法在本质上是相通的，但较韩愈讲得更明确、爽快。柳宗元所“明”圣人之道，既与传统儒学有关，又不完全是传统儒学。他认为书法是书写文章的手段，辞章是表达儒道的手段，强调“道之及，及乎物而已耳。斯取道之内者也。今世因贵辞而矜书，粉泽以为工，道密以为能，不亦外乎？”（《报崔黯秀才论为文书》）这表明柳宗元的道是“辅时及物”之道，是重视实际、重视“生人”的“大中之道”，因此，他并不拘执儒家经典的教条，更多关注反映现实问题。这为抵制当时的“贵辞而矜书”、抛弃“明道”“及物”的浮华文风和学风，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武器。

柳宗元在古文运动中的功绩和作用，还表现在妥善地处理内容与形式和继承与创新的关系，解决了“古文”文体形式问题。

韩柳以前，反对骈体、提倡古文有两种偏向。西魏宇文泰提倡古文，苏绰仿《尚书》作《大诰》，隋末王通模拟《春秋》等经典作《元经》等书，这是食“古”不化的拟古主义倾向；唐初有些人主张少用些华丽辞藻、减少些声韵束缚，不对骈体进行文体变革，这是排“骈”不力的折衷主义倾向。这样，他们势必无法击退形式主义文风。柳宗元从先驱者的历史教训中悟到了一个道理：新“古文”必须在批判骈体文的形式主义和继承先秦两汉古文优良传统中完成，这种批判不能简单地否定骈体的表现形式，而要击中它内容空虚浮靡、形式脱离内容的要害，应从被否定的骈文中汲取有价值的东西；这种继承不是生硬模拟，追求形似，而是把握其精神，做到明而能融，化为自己的血肉（参见孙昌武《柳宗元传论》）。我们从《乞巧文》和《送豆卢膺秀才南游序》等文章中可以找到佐证。

柳宗元在抨击华而不实的骈文时，指出：“眩耀为文，琐碎排偶。抽黄对白，唢唢飞走。骈四俚六，锦心绣口。官沉羽振，笙簧触手。观者舞悦，夸谈雷吼。”（《乞巧文》）这些话可以看作柳宗元提倡古文、反对骈文的宣言书。他非常准确地概括了骈文的形式主义特征。后世常以“骈俚”、“骈四俚六”称代骈文，无疑是对柳宗元观点的认同。他坚决反对骈文作者“眩耀”形式，是从“文以明道”为出发点的，其实他并不否定、轻视形式的作用，而是一再讲述“学存也，辞不至焉，不可也”（《送表弟吕让将仕进序》），“言而不文则泥”，“文者固不可少耶”（《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的道理，强调为文要有严肃认真的态度，应努力做到“抑其奥，扬其明”，“疏其通，廉其节”，“激其清，存其重”，就是要求运用多种技巧、方法作为手段“羽翼夫道”（《答韦中立论师道书》）。

柳宗元在《杨评事文集后序》中说：“文之用，辞令褒贬，导扬讽谕而已。虽其言鄙野，足以备于用。然而阙其文采，固不足以竦动时听，夸示后学。立言而朽，君子不由也。故作者抱其根源，而必由是假道焉。作于圣，故曰经；述于才，故曰文。文有二道：辞令褒贬，本乎著述者也；导扬讽谕，本乎比兴者也。著述者流，盖出于《书》之谟、训，《易》之象、系，《春秋》之笔削，其要在于高壮广厚，词正而理备，谓宜藏于简册也。比兴者流，盖出于虞夏之咏歌，殷周之风雅，其要在于丽则清越，言畅而意美，谓宜流于谣诵也。”这里，柳宗元对“文以明道”的观点予以深化，从社会作用的视角强调文采的重要性，指明“文”有辞令、褒贬、导扬、讽谕四种作用；“文”有本于著述和本于比兴的两种类别。把《书》、《易》、《春秋》当作散文的典范，其作用在交流思想、褒贬善恶；把《诗经》当作韵文的典范，

其作用在引导颂扬、讽刺劝戒。前者要领在于气势宏伟、内容丰富、言词正大、道理充分；后者要领在于华美而有法度、音韵清亮高昂、语言流畅而意境优美。对两类不同性质的文体规定了基本的内容和形式的要求，兼顾文学内容和表现形式的两个方面，把“明道”的思想性和文章的艺术性统一了起来，标举“文以明道”，却不轻视文章形式。这在中唐时期确实是难得的真知灼见。

柳宗元在谈及写作古文经验时，说：“本之《书》以求其质，本之《诗》以求其恒，本之《礼》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断，本之《易》以求其动，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参之谷梁氏以厉其气，参之《孟》、《荀》以畅其支，参之《庄》、《老》以肆其端，参之《国语》以博其趣，参之《离骚》以致其幽，参之太史公以著其洁，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为之文也。”其意思是，柳宗元在写作时以《尚书》、《诗经》、《礼记》、《春秋》、《易经》为本原，分别从这些古代经典中学习叙事质直、永久的感人力量、符合情理、论断坚正、表达富于变化。除这些之外，他还从《谷梁传》学习加强文章气势，从《孟子》、《荀子》学习逻辑严密、条理通达，从《老子》和《庄子》学习纵情抒写汪洋恣肆，从《国语》学习表达情趣，从《离骚》学习幽深微妙，从《史记》学习文字简洁。柳宗元对儒经要义的领会未必完全妥当，对儒经之外其他诸书主要优点的概括未必十分准确，然而，他把内容不同，表现方法、语言风格迥异的诸多作品作为“旁推交通”的参照物，表明对待文化遗产采取一种有分析、有选择的态度，能够纵横百家博采众长，取优汰劣，披沙拣金。因此，柳宗元是一个善于批判继承遗产、勇于突破传统的文学家。

柳宗元不仅在倡导古文运动的理论建设上作出重要贡献，而且在散文创作实践中取得杰出的成就。

在安史之乱前后，萧颖士、李华、独孤及等人公开揭橥复古的旗号，正式提出反对“丽偶章句，使枝对叶比”（独孤及《检校尚书员外郎赵君李公集序》）的骈文。但是他们没有建立起完整的古文理论，特别是对古文的艺术性没有明确的标准和要求，加之他们在创作上成就不大，因而古文运动仍未能展开。及至韩、柳出来，这种情况才有根本的转变。这一工作是由韩愈开头的，柳宗元则急起“与之角”（参见马积高《论柳宗元对唐代古文运动的贡献》）。

《柳宗元集》存散文五百余篇，璨若珠贝，内容丰赡，形式多样，各体兼备。柳宗元以其散文创作的杰出成就，不仅压倒统治文坛数百年的骈体时文，强有力地推动了唐代古文运动的发展，而且在中国散文发展史上树立了一座不朽的丰碑。

柳宗元的议论文字，包括哲学、政治论文和论事说理的书信、序、赞、志等杂文。无论这些文章写于在朝之时还是贬谪之后，无论长篇宏论还是短篇小文，阐明其政治观、历史观、文道观之精辟、犀利，诚中唐文坛罕有其比。

《贞符》始作于贞元二十一年在长安官礼部员外郎时，续成于贬官永州之初。这篇“本末闳阔”的政论以汉儒宣扬的“符瑞”为靶心，严正痛斥儒经和纬书中记载的所谓“受命之符”实为“诡譎闳诞”的无稽怪论，给唯心主义“天命观”以猛烈的抨击。认为“祥瑞”与国家兴亡并无关系，真正决定国家兴亡的是民众的人心向背：“受命不于天，于其人；休符不于祥，于其仁”，“受命于生人之意”，这个石破天惊的论断不仅粉碎了“帝王受命于天”的政治谎言，而且

提出了一种以“生人之意”为动力的进步的历史发展观，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

《封建论》是柳宗元政论文的代表作。中唐以来，藩镇割据势力十分猖獗，中央权力日渐削弱。针对颜师古、刘秩、房琯等人废郡县、立封建的论调，柳宗元在考察秦代“有叛人而无叛吏”、汉代“有叛国而无叛郡”、唐代“有叛将而无叛州”的史实基础上，辨析周朝实行封建制的弊端、秦朝实行郡县制的优越、汉朝兼行封建与郡县两制的得失，雄辩地论证郡县制优于封建制的道理，为关于封建制与郡县制优劣的长期争论作出划时代的总结。通篇以“封建非圣人意”一句为断案，起手轻点“势”字，结尾又以“势”字作收，首尾呼应，一气呵成。立论为主，驳论为辅，论析时纵观古今，洞察治乱，卓识远见，不可移易；批驳则大气磅礴，势如破竹，雄奇峭拔，在在有据。“就文论文，识见之伟特，文阵之前后提紧，彼此照应，不惟识高，文亦高也。”（林纾《柳文研究法》）

《晋文公问守原议》是借古讽今之作。借评议晋文公问原守于寺人，重温齐桓公“任管仲以兴，进竖刁以败”的历史教训，深刻阐明举贤用能乃“政之大者”，严正指出“不博谋于卿相，而独谋于寺人”的政治弊害。虽论晋文之失，“其意实悯当时宦者之祸”（章士钊《柳文指要》卷四），表现出作者针砭时弊的斗争勇气和变革现实的政治立场。这篇闪烁着战斗锋芒的力作，可与《封建论》、《桐叶封弟辩》等文相辉映。

柳宗元的杂文，题材广泛，善于用小题目做文章，出新意，具有较高的思想性和形象性。

《观八骏图说》，从一幅画提出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相

传周穆王有八匹骏马：赤骥、盗骊、白羲、踰轮、山子、渠黄、华骝、绿耳（《穆天子传》），后世画为《八骏图》，把八骏描绘成与现实中的马迥别悬异的神奇怪物。此图从宋齐两朝开始广为流行。柳宗元以画评的形式，通过批评《八骏图》所画八骏形象的荒诞神异，论述了凡马与骏马都是“毛物尾鬣，四足而蹄，齧草饮水”，具有共同性，并借题发挥，强调指出：凡人与圣人“圆首横目，食谷而饱肉，絺而清，裘而煖”，也具有共同性，从而进一步引申出“伏羲氏、女娲氏、孔子氏，是亦人而已矣”的结论，有力地揭穿剥削阶级为恐吓、愚弄人民而将古代圣贤捧到吓人的高度，并使之神异化的政治骗局。文末概述说：正如不能“异形求骏”一样，当求“圣人”于凡人之中，即从普通人群中选拔有真才实学的人。体现了柳宗元广览人才、用人唯贤的进步思想。

《永州铁炉步志》，从一个地名生发出一番议论。永州城北过去曾有铁匠炉，那里的渡口因而叫作“铁炉步”。当柳宗元贬谪永州后，铁匠炉已不复存在，而“铁炉步”之名却依然如故。文章从铁炉步名存实亡的平凡小事生发开去，批判社会上普遍存在的看重门第而轻视贤愚的陈腐观点，抨击豪门子弟依仗祖先遗留的高贵门第而妄自尊大，揭示有“位”无“德”者窃取权力必将导致国家衰亡的严重后果。

《谪龙说》讲述一个被天帝贬到尘世的奇女，受到贵游少年狎戏时怒斥、反抗的故事。奇女即柳宗元。奇女被天帝贬到尘世，坚决怒斥冒犯者，并郑重声明“吾”“非若傴”，这与永贞革新失败之后柳宗元的遭遇、心态何其相似！文章的结语“非其类而狎其谪不可哉”，表达柳宗元作为永贞革新的政治家对腐朽势力及其应声虫的极端蔑视。

《捕蛇者说》是一篇借捕蛇以言赋税之害的奇文。在安

史之乱后，唐朝由盛转衰，统治阶级奢靡腐化，横征暴敛，贫民百姓生计日蹙，非死即徙。据史载：元和年间“李吉甫撰国计簿，上之宪宗。除藩镇诸道外，税户比天宝四分减三；天下兵仰给者比天宝五分增一，大率二户资一兵。其水旱所伤，非时调发，不在此数。是民间之重敛，难堪可知。而子厚之谪永州，正当其时也。”（林云铭《古文析义初编》卷五）《礼记》所说“苛政猛于虎”，是一个古老的话题，而文章通过描述一位典型人物蒋氏：其祖父和父亲都被“异蛇”咬死，自己也“几死者数矣”，可他却视丧生之害为“利”，且已“专其利三世”；叙述了一个典型事例：以贡毒蛇代输赋役，尽管捕蛇危险，却不肯“更”其役、复其“赋”。乡邻“竭其地之出，竭其庐之入”，“非死则徙尔”，捕蛇者却“以捕蛇独存”。由此揭示出“赋敛之毒，有甚是蛇者”的主旨。

综观柳宗元的散文创作，可以看出柳宗元的专长在于杂记和杂文。唐前已有杂文的雏形。汉代东方朔的《答客难》、扬雄的《解嘲》及晋以后的《钱神论》、《北山移文》之类，比较接近于我们今天所谓“杂文”，但它们是一些赋体文或文赋之一体。我国古代比较成形的杂文，是伴随着古文运动而产生的。杂文的繁荣还应说是在唐代。唐代散文对后代影响最为深巨的也应属杂文。而以其卓越成就使杂文得以光大的正是柳宗元。

清代陈衍曾说：“柳文人皆以杂记为第一。”（《石遗室论文》卷四）这“杂记”主要指以记叙为主的文章，以“永州八记”为杰出代表。所谓“永州八记”，包括柳宗元贬谪永州之时所写八篇山水游记。其中《始得西山宴游记》、《钴鉾潭记》、《钴鉾潭西小丘记》、《小石潭记》四篇，被称作前四记，作于元和四年（809年）。另四篇《袁家渴记》、《石渠记》、

《石涧记》、《小石城山记》，被称作后四记，作于元和七年（812）。

《始得西山宴游记》是“永州八记”的第一篇，记叙西山之游的经历和独特感悟。刻意渲染西山之雄伟高峻，妙在以侧面衬托手法出之：“其高下之势，岿然洼然，若垤若穴；尺寸千里，攒蹙累积，莫得遁隐；萦青缭白，外与天际，四望如一。”抒写宴游之情，仅用“心凝形释，与万化冥合，然后知吾向之未始游”数句，便道出破惴栗求解脱的真实感受。在物我为一的境界里，那“西山之特立，不与培塿为类”，隐然见出作者虽名列“刑部囚籍”，处于“罪谤交积”时，却巍然卓立的崇高身影。

游西山后第八天，柳宗元和他的朋友在西山西部发现了钴姆潭，于是写成《钴姆潭记》。先写发现此潭，描述潭的位置、面积、水势、流态以及周围的景物，绘声绘影，引人入胜：“其始盖冉水自南奔注，抵山石，屈折东流，其颠委势峻，荡击益暴，砢其涯，故旁广而中深，毕至石乃止。流沫成轮，然后徐行。其清而平者且十亩余，有树环焉，有泉悬焉。”继而写买潭经过：潭上居者因“不胜官租、私券之委积”，“愿以潭上田，贸财以缓祸”。看似不经意的叙述，却透露出人民不堪“官租私券”剥削之真情。最后，设想中秋观月，“乐”而忘乡。貌似冲淡，实则激愤，从一“乐”字透出遭贬“居夷”的悲怨凄楚。

《钴姆潭西小丘记》，开端不仅补叙《钴姆潭记》所未及者，说明此记承前记而写，而且交代新发现的潭西小丘，道出本记缘起。题曰小丘，描状山石比为牛马饮溪、熊黑登山，肖其貌而传其神，展现出一派生机盎然的自然景观。述小丘遭际：始为“唐氏之弃地，货而不售”，经整饬之后，

方有“嘉木立，美竹露，奇石显”。通篇寓意至远，小丘被冷落的遭遇，亦即作者被遗弃的命运。

《至小丘西小石潭记》，叙写从发现、览胜到探源、离去的全过程。状物写景，笔致精微，形神兼备。尤以游鱼一段文字更见精彩：“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佶然不动，俛尔远逝，往来翕忽，似与游者相乐。”虽未明写潭水，而潭水之清尽见矣，较之袁山松（《宜都山川记》）、吴均（《与朱元思书》）、酈道元（《水经注》）先写水清后写鱼游之法，有青蓝之胜。写群鱼对光影的瞬间感觉和活泼情态，生趣盎然，形象逼真。写鱼之乐，亦即人之乐，此类庄子观鱼的物我同一、主客相契之境。文末以“其境过清”，不可久居，见出贬谪永州后的孤寂之感。

后四记所写都是永州远郊风景，柳宗元当时移居愚溪。其中，《小石城山记》为“永州八记”的最后一篇。首段叙写小石城山的地理方位和奇异风光，次段是奇崛议论：“噫！吾疑造物者之有无久矣，及是，愈以为诚有。又怪其不为之中州，而列是夷狄，更千百年不得一售其伎，是固劳而无用。神者倘不宜如是，则其果无乎？或曰：以慰夫贤而辱于此者。或曰：其气之灵，不为伟人，而独为是物，故楚之南少人而多石。是二者，余未信之。”曲折表达了反对天命观，不肯听天由命的进取精神，借石之瑰玮以吐胸中之气，委婉抒发了怀才不遇、横遭贬谪，“不为之中州，而列是夷狄”的悲愤抑郁的情思。从一定意义上说，《小石城山记》可视为“永州八记”总体意旨、情趣、格调的绝妙总结。“夫鬼既无矣，而人又少，则子厚居之楚南，势不得不与木石为伍，而赏其茂美奇丽，以遣送其岁月。”“永州八记”之所以独留人间，为后世反复咏叹，陈涉以来仅赖是以张楚者，理

或如是也夫!”(章士钊《柳文指要》卷二十九)

综上所述,可以知道:柳宗元的山水游记以永州山水景物为描绘中心,但不是为写山水而写山水。在他的笔下,生机盎然、千姿百态的自然山水,无不体现出他的人生理想和美好追求;而被弃置荒僻之地的山水胜景,则熔铸着审美主体的身世之感,喷吐着胸中抑郁不平之气。因此,柳宗元的山水游记,不是一般的模山范水、漫记风光,他在自然美的发现、观照、表现中,融入独特的人生感悟和社会评价,其文不仅画意十足,而且诗情洋溢。此后,山水记便成为一个独立的文学体裁,柳宗元开拓散文艺术品种的伟绩已载入光辉史册。

柳宗元的寓言文,也是富有创造性和艺术价值的,堪称散文发展史的一个新贡献。《三戒》包括三篇寓言珍品。《临江之麋》写一只小鹿,依仗主人的庇护,长期与群犬游戏,及小鹿稍大时竟“忘己之麋也,以为犬良我友”。后来,在路上同野狗玩耍,被野狗吃掉,却“至死不悟”。故事告诫人们:用权势造成的保护不可持久,无德无才、依势骄纵的人没有好下场。此一戒也。《黔之驴》写庞然大物的驴子,在凶残的老虎面前只会“蹄之”,老虎知道驴子“技止此耳”,便“断其喉,尽其肉”而去。故事告诫人们:无技不可逞能。专以外形吓人,实则外强中干,是注定要失败的。此二戒也。《永某氏之鼠》写某氏爱鼠,“不畜猫犬”,故鼠得以为害,猖狂恣肆。某氏迁居,搬进来的人坚决除鼠,终一扫而光。故事告诫人们:“窃时以肆暴”,恣意妄为,狃于故态,必遭致灭亡。

在古典散文中,尤其在《孟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战国后期著作里,时有生动有趣的寓言故事穿插其

间。但，这时寓言仅是阐明事理的一种“附件”。柳宗元在汲取诸子以寓言故事说理的经验 and 借鉴六朝以来杂文手法的基础上，创作出《三戒》、《黑说》、《螾蜃传》等妙趣横生、寓意深刻的寓言，从而使之成为一种形象鲜明、概括力强的独立的文体。

柳宗元还是屈赋传统的杰出继承者。《骂尸虫文》、《起废答》、《憎王孙文》等讽刺性小赋，揭露中唐时期的黑暗政治、阴险小人，寓批判、抨击于幽默、诙谐之中。柳宗元不但对有关宇宙、历史的问题的认识超出了当时一些杰出人物的水平，对社会弊病的剖析、认识，也超出了同时一些杰出人物的水平。他的政论、杂文的光辉主要表现在这一点上，他的赋的光辉也主要体现在这一点上。可以说，“他的某些赋就是更艺术化的有韵的杂文”（马积高《赋史》）。

至于其他文体，如书启、赠序、铭诔等，亦多有佳作妙文。此不赘述。

本书选录柳宗元各体文章 78 篇，足以展示柳宗元在古文运动中的巨大成就和在古文创作中的艺术造诣。注释力求简洁明晰，题解试图揭示文章底蕴、艺术特点。限于学力、水平，恐谬误之处在所难免，敬祈方家不吝赐教。

编 者

1997 年 10 月于沈阳

目 录

前言	1	愚溪诗序	101
与杨京兆凭书	1	序棋	106
与李翰林建书	13	宋清传	109
与韩愈论史官书	18	种树郭橐驼传	115
答刘禹锡《天论》书	25	童区寄传	121
与吕道州温论《非国语》书	31	梓人传	125
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 ...	37	李赤传	134
与吕恭论墓中石书	42	螭蟠传	140
与友人论为文书	47	始得西山宴游记	142
答元饶州论政理书	54	钴鉅潭记	147
答周君巢饵药久寿书	62	钴鉅潭西小丘记	149
答韦中立论师道书	67	至小丘西小石潭记	154
报崔黯秀才论为文书	77	小石城山记	157
杨评事文集后序	82	全义县复北门记	159
送邠宁独孤书记赴辟命序 ...	88	永州龙兴寺息壤记	163
送薛存义序	94	永州铁炉步志	166
送元十八山人南游序	97	贞符	170
		封建论	182

天爵论·····	195	瓶赋·····	361
时令论(上)·····	201	牛赋·····	366
时令论(下)·····	208	吊乐毅文·····	369
断刑论(下)·····	212	吊屈原文·····	373
六逆论·····	220	三戒并序·····	380
晋文公问守原议·····	225	舜禹之事·····	387
驳复仇议·····	231	谤誉·····	394
桐叶封弟辩·····	238	咸宜·····	399
辩《晏子春秋》·····	243	鞭贾·····	402
设渔者对智伯·····	247	唐故特进南公睢阳庙碑·····	406
愚溪对·····	254	段太尉逸事状·····	420
天对(节选)·····	262	唐故衡州刺史东平吕君诔	
晋问·····	283	·····	427
起废答·····	304	先侍御史府君神道表·····	439
天说·····	310	故尚书户部侍郎王君先太夫	
捕蛇者说·····	317	人河间刘氏志文·····	450
蜡说·····	323	非国语(选录)·····	457
谪龙说·····	328	三川震·····	457
黑说·····	331	不藉·····	461
观八骏图说·····	333	料民·····	464
乞巧文·····	336	大钱·····	467
骂尸虫文·····	347	卜·····	469
憎王孙文·····	352		
哀溺文并序·····	356		